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唐鍾馗平鬼傳 第十一回 奈河關下作鬼署印

話說鍾馗吩咐鬼卒，將憂愁鬼背綁起來。憂愁鬼嚇了一身冷汗，只是磕頭求饒。鍾馗自錦囊中取出來了一粒丸藥，名為「寬心丸」，叫使「大膽湯」送下。憂愁鬼恨病吃藥，將「寬心丸」銜在口中，使「大膽湯」惡恨恨的咽將下去。鍾馗著人架起，走了三遭，將綁鬆了。鍾馗道：「你此時心裡如何？」憂愁鬼喜笑顏開，叩頭謝道：「人生在世，何必憂愁，買不來有錢在，賣不出有貨在。天下沒有上不去的崖，就是天塌了，還有四個大漢子撐著哩。」從此竟變成了一個大慢性，整日價皮頭夯腦的，總不憂愁。這雖是「寬心丸」子的功效，卻也得了「大膽湯」做引子的濟。這且按下不表。再說那無二鬼用「黑眼風」把鍾馗刮去，等了半日，四下一望，渺無蹤影，不覺大喜。命跟從人等敲起得勝鼓來回營。不一日回到奈河大寨，一切將卒，俱各叩頭賀喜。無二鬼叫擺慶功筵席。望鄉台的冒失鬼、滑鬼，蒿里山的楞睜鬼、瞧蕩鬼，聞信亦各陸續到來。惟鬼門關稍遠，所以只少粗魯鬼、賴殆鬼沒到。眾人都叩了喜，小卒報道：「筵席齊備。」眾鬼就在大寨中按長幼坐了，大吹大擂，吃將起來。飲酒中間，無二鬼指著下作鬼道：「軍師叫俺不要殺上前去，若聽了軍師話，那得有這場功勞？只恨晚了些，若再早去三五日，豈不省下了討債鬼、混賬鬼兩個兄弟的性命。」下作鬼道：「俺是謹慎小心的意思，倘然有失，眾兄弟營寨甚遠，並無救應，如何是好？昨日不過是僥倖成功，不足為訓。」冒失鬼舉杯大言道：「還便宜了那廝。若兄弟去時，只照頭一棍，結果了他的性命，豈不永絕了後患。」舛鬼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大家已不要歡喜的過了頭。鍾馗被大王的『黑眼風』刮去，料不能將他刮死，若刮往南去還好，倘然刮向北來，我們死的日子就快了。」下作鬼喝道：「偏你有這些舛話。」瞧蕩鬼道：「若是日裡來好，若是夜裡來，我們就是滾湯潑老鼠，一窩都是死。」無二鬼道：「這是甚事，你也是這般打瞧蕩？」冒失鬼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古人說的好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他若不來便罷，他若來時，我去擋他，難道說我們就怕了他不成。」眾人說說笑笑，飲至二更方散。冒失鬼等告辭各歸營寨。無二鬼向下作鬼道：「目今鍾馗不知去向，我們不如把人馬撤回城去，在家住著，以逸待勞，有多少便易。」下作鬼早知無二鬼意思，說道：「不可，敵將容易聚將難，我們費了若干的氣力，才得成此犄角之勢，若是散了，如何一時聚得起來？大王若想家時，自己回去住幾時，有信再來，方得兩全。」無二鬼道：「軍師言之有理。」一夜晚景休題。到了次早，吃了早飯，將王命旗八桿，令箭十二枝，交與下作鬼暫行掌管。兵符印信，交與下作鬼署理。無二鬼穿一身醬色半綾海青，頭戴粉紅緞子紮巾，騎了一匹青驄馬，小低搭鬼也騎了一匹紅頭驢子，搭了行李，緊緊跟隨。下作鬼送出營門，無二鬼與小低搭鬼直往萬人縣大路而來。此時五月晝間天氣，薰蒸炎熱，走了二十餘里，遠遠望見官道旁柳蔭樹下，有一座三間的野飯鋪。低搭鬼指著道：「我們到那邊涼涼，飲飲牲口再走。」說著到了跟前，無二鬼下馬進店，就在一條板凳上往外坐了。低搭鬼將馬拴在樹上，店小二拿水桶打了一桶水。小低搭鬼就桶內先喝了兩口，飲了牲口，也在無二鬼的背後坐了。店小二向前問道：「客官還是吃酒？還是用飯？」無二鬼道：「你且將那井水舀一碗來。」店小二舀了一碗水，放在無二鬼的面前。無二鬼正然喝水，見大路上來了一人，頭戴破帽，衣衫襤褸，低著頭往前走。後跟兩個人，用竹筐抬著一個人，繩索綁著。抬的人道：「好熱天，涼涼走。」把筐放在路旁，齊往井上喝了水，坐在簷下，摘下草帽來扇風。無二鬼問道：「你們是做甚麼的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是送伍二鬼的。」無二鬼聞言把眼一瞪，低搭鬼走近前道：「呸！好大膽！敢犯大王的寶號。」那人站起來道：「他是為姦情，與你何干？」兩個正在爭執，後又來了一人，汗流浹背，身穿藍布短衫，頭戴煙薰涼帽，走來勸住道：「不要爭執，這是城內的無二爺，你們不認的。」那兩人就知是城裡無二鬼了。無二鬼倒背著手，走至路上，往竹筐內一看，見那人約有十六八歲年紀，黃白面皮。兩截襪子，緞鞋，可身海青袖衫，左眼下拳大一塊青紅赤色。無二鬼問道：「這孩子，你們是為的甚麼事？」伍二鬼道：「爺爺救命！小人姓伍排行第二，父親名伍玉林。」且說他父親伍玉林萬貫家私，夫妻恩愛，年近四旬，並無子嗣。南寺燒香，北廟念佛，子孫娘娘神前許願，到得四十五上，生了此子。十分珍愛，任他所為。所以他也不好讀書，終日閒遊浪蕩，學了些好拳棒。惹草招風，飲酒賭博，偷香竊玉，無所不會。起初都叫他是浮浪子弟。新近才升了這個伍二鬼的名號。結交的朋友，也都是些幫閒抹嘴，不守本分的人。玉林夫婦見生這樣兒子，教訓不聽，反成仇讎，夫妻因氣相繼而亡。家業也就好上來了。他卻伶俐善說，向無二鬼說：「那個戴破帽的，名叫倒塌鬼，小人從他門首經過，他因借貸不遂，就說小的和他老婆通姦，將小人打了一頓，如今還要送我到縣裡去問罪。俗語說得好，拿賊要贓，捉奸要雙，若果小人和他老婆通姦，今日他的老婆，為何不來？冤屈死小的！求爺爺救命！」無二鬼見他人物乾淨，又言語靈巧，遂大聲喝道：「過來，給他解了繩索！」小低搭鬼和那戴涼帽的地方牛二，連忙給他解了，無二鬼仍坐在店內，小伍二鬼上前給他磕頭。無二鬼道：「明是訛詐不遂，卻賠上老婆，說是姦情。」這時看的人，都團團滿了，倒塌鬼在人空內，低聲咕嚕道：「白把老婆叫人奸了，還落了一個訛詐。」無二鬼大怒道：「就是奸了你的老婆，也不是大不了的甚事。你這廝再敢紮紮，這隻手是官，這隻手就是皂隸。」牛二向前拉著道：「好不識時務，還不快走！」找那抬的兩個人，不知幾時也早已走了。牛二和倒塌鬼見勢頭不好，也遂一溜煙走了。無二鬼喝散眾人。問小伍二鬼道：「肚內饑否？」小伍二鬼道：「俺從昨晚沒吃飯。」無二鬼見店後面有兩間小屋，就拉伍二鬼到後面。無二鬼上座，叫小低搭鬼與伍二鬼兩個旁座。店小二近前問道：「老爺用甚酒飯？」無二鬼道：「有甚酒肉，只管取來，還問甚麼？一總算賬就是了。」店小二唬的連忙去辦酒飯。飯酒中間，無二鬼笑問道：「兄弟不必瞞我，那人的老婆，生的何如？你果然得了沒得？」伍二鬼道：「不敢相瞞，這人不上二十三四年紀，生得長挑身子，黑鬢鬢的鬢兒，彎生生的眉兒，清冷冷的杏子眼兒，櫻桃口兒，嬌滴滴的聲兒。從白裡透出紅來，粉濃濃慢長臉兒，窄星星尖筍腳兒。未從開口，就似笑的一般。無庸妝飾，自然風流。人都稱他是風流鬼兒。小人費了半年工夫，才得到手，只兩次就叫他捉住了。幸虧恩人相救，至死不忘。」無二鬼聽了這番言語，正撓著他心中的癢處，抓耳撓腮，恨不能飛上前去，頃刻到手才好。又問伍二鬼道：「賢弟，可惜恁麼樣一個美人，愚兄沒福，不能一見奈何？」伍二鬼尋思了半晌說道：「恩人要見此人，也不難。」遂湊到無二鬼的耳邊說道：「只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包管可得。」無二鬼拍案大叫道：「妙哉，妙哉！好計，好計！」不知伍二鬼說出甚麼計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